

栗子樹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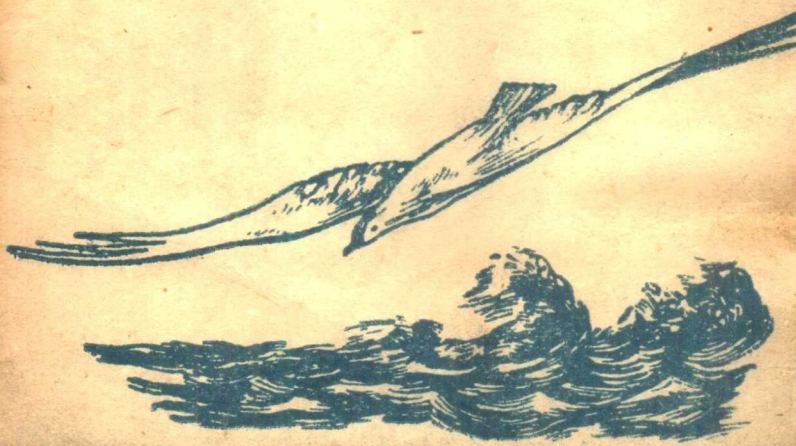
栗子樹下



石劇譯叢

栗子樹下

西蒙諾夫作
荒蕪譯



栗子樹下

原作者 西蒙諾夫

翻譯者 荒無

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

一九四九年五月

北平第一版

有著作權
不准翻印

蘇聯名劇譯叢

——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帶槍的人

包 葛

哥 一

延作
虹譯

生命在呼喊

貝洛·貝爾采可夫斯基作
虹譯

栗子樹下

西 蒙 諾
荒

夫作
無譯

栗子樹下

一九四九年五月華北一版

基本定價：五元

時間——一九四五年五月。

地點——布拉格

劇中人物

法蘭提斯克·波哈卡——醫生和科學家，五十多點，還不老，妻子死了不幾年，肥大，漂亮，鬍子刮得很光。

斯卑芬——法蘭提斯克之子，捷克兵團的上尉，二十六歲。

波塞娜——法蘭提斯克之女，斯卑芬之孿生妹。

路德威——法蘭提斯克的幼子，十七歲。

簾·格茹拜克——法蘭提斯克在大學裡的老朋友，與法蘭提斯克年歲相若；穿得很好，灰白頭髮。

鮑格司拉夫·迪希——名詩人，法蘭提斯克的朋友和隣居，年約四十五歲，胖而鬆弛，服裝隨便。

伊凡·阿列克塞維支、彼得羅夫——上校，傘兵師團的指揮官，三十八歲，左眼戴有綢帶。

康加倫科——彼得羅夫的車夫，三十歲，上士。

馬夏——二十一歲的蘇聯姑娘。

丘利·馬塞克——波塞娜的未婚夫，醫生，一家醫院的業主，三十五歲，也很漂亮。

喬克斯——蒙得內哥羅人，灰白頭髮，看去約六十歲，瞎子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（布拉格郊外法蘭提斯克住宅的大廳。三扇可以拉動的玻璃門——台後方的通向涼台，左面的通入一間房屋，右面的通向大街。廳內有上樓的樓梯。壁爐旁邊有兩把圈椅和一張桌子。一個櫥櫃，一架鋼琴，一張大的蠟椅，椅旁放了一個矮的圓桌。摩登的深深的圈椅若干把和一把搖椅，沿牆的架上，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藝術品，布拉格的陶器和水彩畫。

黃昏。

幕啓時，可以聽見一輛摩托車的聲音。台上——法蘭提斯克和路德威，神態緊張。）

法蘭提斯克（放心了）：不到這裏來了。儻！儻！格茹拜克！不到這裏來了！

格茹拜克（從櫥櫃裏走出來）：世界上不再有安靜的地方了。我在你家裏安安安靜靜地住了才只兩天

路德威：（探身窗外）：到迪希先生家裏去了。（頓。）那是一個德國特務。他踢開了門。他正在走

進去……

法蘭提斯克：他們當真要對他作第三次的逮捕嗎？

格茹拜克：如果他們現在捕人，他們不會把人放掉的。

（一聲槍響。）

法蘭提斯克：我的天呀！（雙手遮住臉。）他們打死了他，我們的最優秀的詩人……我的天呀！

（路德威瘋狂地在屋內走來走去。）

路德威：豬、嘔、龜孫子們！

法蘭提斯克：你往那裏去？

路德威：到外面那兒，我……

法蘭提斯克（抓住他的手臂）：你哪裏都不能去。我剩下的就只有你了。三個當中的最後一個！你不能去！你不能去！

（門一扇開了，迪希進來，他身穿一件睡衣，神色慌亂而瘋狂。兩隻手伸在面前。）

迪希：讓我洗洗手。快！路德威！（路德威從桌上拿起一個水瓶。）倒在我手上！

法蘭提斯克：可是那會把地氈弄濕的。

迪希：不要緊，倒上去。（路德威把水倒在他的手上。）我打死了他。我正在寫字。他衝進來。我用

墨水瓶打中了他。你曉得我的墨水瓶麼？

法蘭提斯克：是的，我曉得。

迪希：我打了他，隨後他就跌倒了。他跌倒的時候開了槍。於是我再打他，就把他打死了。那個豬！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他們有六個人來捕我，去年是三個，今天是一個。我就打死了他。打死了並且還把他鎖在屋裏。（四顧，走到窗簾跟前，在上面擦擦手。）我要躲在這兒，和你們一起。他們那一幫呀，滾他們的蛋去吧！你害怕麼？

法蘭提斯克 不，我不害怕。

迪希：（向格茹拜克那個方向看）：那是誰？

格·茹拜克：詹格茹拜克。

法蘭提斯克：我小時的朋友。他在這裏躲了三天了。

迪希：像耗子似的。

法蘭提斯克：什麼？

迪希：像耗子似的。躲着。我討厭像個耗子似的。

格茹拜克：你的睡衣上有血。你應當……

迪希：是的。好吧。（脫下睡衣。）你是從哪裏逃出來的？

格茹拜克：我從莫拉夫斯卡·俄斯達伐。

迪希：俄國人還沒有到那裏嗎？

格茹拜克：德國人還在那裏的時候我就逃走了。我想遍了我認識的每個人，我記起法蘭提斯克來了。

當我們年青的時候，我們不是這樣的。那時我們可不像耗子……所以我以為他還是往常那個老樣子。

法蘭提斯克：你說的對。

格茹拜克：慢着。德國人要來找他的！找你打死的那個人，也許今天……

路德威：也許不會吧。他們現在還有別的事情要考慮呢。我國人不久也就要來到此地。那麼今天……

法蘭提斯克：那麼，今天怎麼辦呢？

路德威：沒有什麼。

格茹拜克：不過慢來，那邊的那個摩托車……

迪希：什麼摩托車？

格茹拜克：停在你的門口的，不是嗎？

迪希：哎呀，是的，當然，我們要把它推到車房裏去。路德威！

法蘭提斯克：不要把那孩子牽連到裏面去。

迪希：好的。

路德威（跟在他後面）：不，我要去幫他的忙。

法蘭提斯克：我不答應，路德威。

路德威：不答應我也要去。（跟着迪希走了出去。）

法蘭提斯克：他們全都隨山自便。斯提芬跑到俄國去了，現在這一個不論作什麼從不問問我。他是我的最後的一個孩子。你懂得那是什麼意思——我的最後的一個孩子！（頓。）波塞娜在集中營裏。

（階梯上起了腳步聲。）

格茹拜克：現在是誰呀？

法蘭提斯克：大約是丘利、波塞娜的未婚夫。（看他的錶。）是的。自從波塞娜被帶到集中營裏，他總是星期六下午九點來，每個星期六都來。（一頓。）一個年青的、美麗的姑娘，已經在集中營裏關了兩年。都只為了一個咖啡廳裏打了一個蠻橫無禮的德國人的耳光。

（馬塞克進來。）

法蘭提斯克：讓我來給你介紹，丘利。

馬塞克：馬塞克。

格茹拜克 詹·格茹拜克。你瞧，現在這屋子裏又添了一個耗子。

馬塞克：波哈卡先生談起他的青年時代的時候，我聽見他提到格茹拜克先生，如果你就是那位格茹拜

克先生，那麼我……

格茹拜克：是的，我就是那一位，或者，我應該說，我過去就是那一位。

馬塞克：沒有波塞娜的消息嗎？

法蘭提斯克：沒有，一點都沒有！他們甚至連信都不許她寫。她現在像什麼樣呢，丘利？她又遭遇了

此什麼事情呢？

馬塞克：（注意到她氈上的積水）：那是什麼呀？

法蘭提斯克：哦，那是……有人在這裏洗手。

馬塞克：為什麼要在這裏洗呢？

法蘭提斯克：那是迪希的事，一個德國特務逮捕他，他把那特務打死了，他躲在這裏，和我們一起

馬塞克：可是為什麼要在這裏呢？為什麼和你們一起呢？你果真以為你必須……（他望望格茹拜克

。）

格茹拜克（瞥見他的目光）：你是說……我躲在這裏已經足夠多了？

馬塞克：不……我不是說……也可以說是的，我的意思實在就是那樣。（向法蘭提斯克）你是我

的未婚妻的父親，為你打算是我的責任。而且我要為你打算，不管你願意不願意。

（兩個女人，馬夏和波塞娜，出現在門口。兩人都襁褓。馬夏的雙腿包在爛布裏。她簡直走不動

，波塞娜誰也不睬，領着她走向搖椅，扶她坐下。）

波塞娜：我一會就給你洗腳。你覺得怎麼樣？

馬夏：很好。

波塞娜：你老是說「很好」，痛得很嗎？

馬夏：不痛，是很好的呀。

馬塞克（走近他們）：這是怎麼回事？你們是從哪裏來的？

波塞娜：怎麼啦，丘利，難道連我的聲音都變了，你竟不認識我了？等到明天瞧吧。我要洗一個澡，

把我自己打扮得像樣一點，那麼也許你會認得我了。你好麼，爸爸！（她走過馬塞克，走到她父親跟前，她的父親站在那裏驚呆了，他向她走去，擁抱她。）好啦，好啦，够了。我是多麼高興看見你。（鎮靜地坐在圈椅裏。）丘利，你不認得我了，我覺得難過。

馬塞克（走近她，在她身旁跪下）：波塞娜，我不敢相信。至少，讓我吻吻你的手吧。

波塞娜：噢，當然嘍。那一隻。你曉得，在那邊，我們簡直忘記了把手送給人吻的習慣。現在這一隻，行了。

馬塞克：高興極了。

波塞娜（稍停之後）：給我拿一盆水來。我希望你們還有熱的自來水。

法蘭提斯克：有的。

波塞娜：給我拿一個盆來。我一定要把這個可憐的姑娘的腳洗洗……我說的你聽見了嗎？（馬塞克下。）

法蘭提斯克：波塞娜，波塞娜！（走到她跟前。）

波塞娜：別，爸爸！我現在不想哭起來。讓我給你介紹。這位是馬夏，一個俄國姑娘。我們一同從巢中營逃出來。多虧了她我們才逃掉。來吻吻她的手。

（法蘭提斯克想去吻馬夏的手。）

馬夏（縮回她的手）：不，不……

波塞娜：爸爸，吻她的手。（向格茹拜克。）你是捷克人嗎？

格茹拜克：是的，我是捷克人。

波塞克：如果你是捷克人，那麼吻她一下。

格茹拜克：非常高興。（走近馬夏吻她的手。）我是盧·格茹拜克。

波塞娜：爸爸，請把你的工具和灰氈氣拿來。

法蘭提斯克：你的脚上有水泡嗎？

馬夏：沒有，不過灰氈氣還是很好的。

波塞娜：她的脚不是擦傷的，只不過是……去拿灰氈氣去。（法蘭提斯克下。）痛得很嗎？

馬夏：還好。

波塞娜：又是那句「還好」。我有時以為全部俄文裏只有那兩個字哩。

（跪在馬夏面前，開始解掉脚上的繃帶。）

（法蘭提斯克和馬塞克進來，馬端着一個盆。）

波塞娜：爸爸，拿到這裏來給我。不，我自己來洗，你的手不夠輕。（一頓。）丘利，你們在這裏過得怎樣？你常常想到我嗎？

法蘭提斯克：每個星期六他都到這裏來。

波塞娜：我是每到星期日就記起你來的。當我們拿到星期日的口糧——廿五個格蘭姆的臘腸——我總會想到了你。你一向喜歡吃得很好。可是你不必羨慕我——那是很壞的臘腸。（一頓。）——來你們還有熱的自來水用呀？

法蘭提斯克：是呀，我告訴你了呀。

波塞娜：那倒是很重要的。丘利，我想起熱的自來水的時候比起你來的時候還要多。我祇在星期日想到你，可是我每天都想到熱的自來水。瑪夏，現在你的腳洗好了，可是，你怎麼從不訴苦呢？

瑪夏：爲什麼我一定要訴苦呢？

波塞娜：那麼一來，我就能够知道，它什麼時候作痛了。

瑪娜：可是爲什麼要知道呢？

波塞娜：你老是那個樣子，瞧瞧看，爸爸。

法蘭提斯克：（跪下。）：啊！

波塞娜：怎麼啦？

法蘭提斯克：至少要包一個星期。

波塞娜：那麼好吧，她將要包上綢帶，在這兒躺上一個星期。

馬塞克：也許……

波塞娜：也許怎樣，丘利？

馬塞克：也許我們能够想到更好的辦法吧？

波塞娜：可是有什麼能比這更好呢？一個舒適的家，爸爸是個醫生，我又在這裏。

馬塞克：是的，不過我們也許可以想出什麼更聰明的法子來。

馬夏：也許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，更好一點……

馬塞克：也許我能找到什麼好的地方……

波塞娜：也許你會不做聲的吧？

馬塞克：我只不過想把事情作得聰明點。

法蘭提斯克：每一家都有它自己的作事的方法。在我家裏，那就是我的方法。（向馬夏）把你的另一

隻腳遞給我。對了。我知道這是痛苦的。你是一個勇敢的姑娘！

波塞娜：現在不算是頂痛了。真痛的時候，她就唱起來了。

格茹拜克：她唱些什麼呢？

波塞娜：各種的歌。她唱歌，好叫人家不知道她的脚痛。（一頓。）安娜到那裏去了？

法蘭提斯克：安娜走了。去照料她哥哥的孩子們去了。她的哥哥被捕了。

波塞娜：現在我們偏的是誰？

法蘭提斯克：沒僱人。只有路德威和我。一切的事情都是我們自己作。

波塞娜：多麼可惜！從前有安娜把咖啡端到床上來，那是多好啊。她的藏布衣裳總是乾乾淨淨瀟瀟洒洒的。

格茹拜克：安娜……我記得她，二十年前，當她還是很年青的時候。

波塞娜：天哪，格茹拜克先生，我現在才曉得。那就是你。我好像模模糊糊地記起我小時的你來了。

。你現在和我們在一塊生活嗎？

格茹拜克：如果躲藏也能叫作生活的話，那麼我是和你們在一塊生活的。

波塞娜：（向馬塞克）你沒有躲吧？

馬塞克：沒有

波塞娜：你的醫科開得很好？沒有麻煩？

馬塞克：是的，很好。怎麼啦？

波塞娜：只不過是它的未來的女主人的一種自然的關切罷了。

馬塞克：是的，在醫科裏，一切都井井有條。一個醫生仍舊是一個醫生。

波塞娜（帶着不易覺察的控告）：哦，你是多麼正確啊！和往常一樣的正确。（向着起居室的房門點頭。）大沙發還在那裏嗎？

法蘭提斯克：是的。

波塞娜：（向瑪夏）：你以後住在那裏。對於你，那比住在樓上要更愉快些。主要地，就是你不必上樓下樓。（門外的說話聲。）路德威！（路德威和迪希進來。）路德威！（擁抱他。）你真長得漂亮了！（對迪希。）迪希先生！

迪希：迪希！

波塞娜（向瑪夏作手勢）：那是我的朋友。（迪希吻瑪夏的手。）坐下，我高興看見你。（頓。）

隣家姑娘，玩皮的美麗的精靈，探出頭來。

嘔，她對我算個啥？牆上的一個陰影。

可是全世界失去了它的美點。

當那沉重的窗帘落下。

那是許久以前，你爲我寫的詩。現在，你該承認吧！

迪希：是的，是的。

波塞娜：你仍舊在黃昏的時候，穿着你的睡衣，坐在窗戶旁邊，寫你的令人難堪的，動人的詩？你仍舊出版一些不帶有你的照片的詩集，以便不使你的讀者們失望麼？是不是？